

缝纫机里的岁月

■ 任锁生

母亲今年 83 岁了,却总也闲不住,常常不顾我们一帮儿女的劝阻偷偷干些针线活。这不,趁着我们上班的空隙母亲又在阳台上踩着她那台老旧的缝纫机干活了。

我家这台缝纫机啊说起来可有点历史了,它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全家人省吃俭用才买来的,1988 年又随我们一家从老家迁来,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年头了,这要论起年头儿来,没准儿我还得喊它一声哥呢!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里,缝纫机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大件,地位并不亚于现在的一辆私家车,谁家儿子娶媳妇,家里都要攒钱买上一台缝纫机当聘礼的。缝纫机整体呈暗红色,操作台是一块暗黄色条纹压缩板抛光制成的,母亲就是趴在这台缝纫机上不停歇地踩着踏板为我们辛勤劳作了一辈子。

那是一个艰苦却充实的年代。那一年,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我们那个边远村庄,村里分田到户,把农具、牲口都分发到了个人。我家除了几亩旱地外还分到了一头骡子,看那壮硕的体格就知道是个干活的好帮手。父亲在外工作,一年也难得回几趟家,五亩地里的农活便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每日早起晚归,从不曾有过一句怨言。

到了除夕前几天,家家户户都要给孩子们准备一身新衣服。母亲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从来不想被人小觑。于是白天要下地干活,到了晚上便加班加点地给我们姐弟几个做衣服、做鞋子。母亲的脚一刻不停地踩着,缝纫机的齿轮飞速地转着,似乎她们永远都不知疲倦。记忆中,每晚伴着我入睡的就是油灯下母亲躬身的背影和那仿佛永远都停不下来的缝纫机的嗡嗡声……

后来,日子慢慢变好了,经济条件宽松了。除了过年,每年六一前母亲还会扯几尺布给我们姐弟四个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姐姐的花裙子、大哥的白衬衫、二哥的黑裤子、我的小军装,总是够我们在同学面前炫耀上半年了。

再后来,由于父亲工作变动,我们一家便随着父亲举家迁往市里。从刚开始的筒子楼到后来的两房一厅,变化也可谓是翻天覆地。现在日子好了,哪里还用自己做衣服缝鞋。每个周末都要陪家人去商场转上一转,薄的、厚的、花的、素的……只要你能想到的,就能在商场买到。不过即使商场的衣服琳琅满目,母亲却依然闲不下来,只要有时间就踩上她的缝纫机做些针线活。今天给重孙做个围兜,明天给小孙子做个椅垫……我们劝她总也不听,还美其名曰不能忘了自己这份儿手艺。其实我们知道,母亲是忘不了从前那段日子,舍不得她这个老伙伴——缝纫机,于是只要母亲身体吃得消,我们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强硬地阻止母亲。

四十年过去了,这台缝纫机见证了我家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陪我们一家见证了每一个幸福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台缝纫机也算是四十多年来我家幸福生活变迁的一个历史见证者吧!

刺梨花开满地红

■ 胡世军

立夏前后,故乡的风一吹,刺梨花便开了。山间、路旁,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像从天空坠落的火把,倏地点燃了乡村。

刺梨花真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乡野姑娘。别的花儿争着在早春绽放,唯她偏要等到春意阑珊时才姗姗来迟,仿佛这场盛开与春天毫无瓜葛。可你若以为她薄情,那便错了——她是在酝酿一场送别春天的盛宴。

看啊,蜂蝶在花间起舞,那是她编排的圆舞曲;听啊,鸟虫在枝头鸣唱,那是她谱写的送春谣。平日里沉寂的山野,忽然就活了起来。上学的小女孩驻足,摘一朵别在鬓角,顿时成了画中人。那粉白的花瓣衬着稚嫩的脸庞,连晨光都温柔了几分。

年少时,上学路旁的刺梨总会给我带来惊喜。昨日还不见花苞,今晨却已开得忘乎所以。淡红的花蕊缀满露珠,清香随风浮动,让人不觉精神一振。邻家小妹常摘了花藏在发间,欢欢喜喜地转圈。那时我便想,将来定要在刺梨花开时娶心爱的姑娘,为她簪上最艳的那朵。可惜后来成婚于异乡,终是错过花期,这个念想便成了心底柔软的遗憾。

这些年漂泊在外,见过无数奇花异卉,却再未遇见刺梨。后来才知,她只肯生在云贵川的山水间,尤爱我的家乡黔西故土。原来这花儿也恋家啊!自抽芽至凋谢,它一生依恋故园,将乡愁化作甘蜜,为游子指引归途。

夏天来了又去,不知故乡的刺梨可曾开放?那些火把般的花朵,是否依然照亮着归人的路途?



秃笔下的母亲(组诗)

■ 吴太尚

年迈的布鞋

在我家的衣柜
珍藏着两双藏青色布鞋
一直舍不得穿
掐指一算
一晃就满 30 岁了

那是 1996 年的冬天
我接母亲来成都
她送给我的一份结婚礼物
一双是给我的
一双是给我爱人的

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做鞋
时年 65 岁
寡居在乡村的三间破瓦房
戴着一副老花镜
鞋子做工十分精美
用料非常考究
点点滴滴的温度
一次次心花怒放地重复
全都默默地隐藏在
白发苍苍的密码里

平平整整的鞋面
凝聚了母亲深切的经纬
层层叠叠的鞋底
流淌着母亲厚实的寒暑
密密麻麻的针眼
诠释的是母亲朴素的诗行
一根根布满皱纹的麻绳
绕过顶针的道道沟壑
一边梳理我的任督二脉
一边纳出我的冉冉晨曦

母亲知道自己没什么银两
所以就用鞋子来表示
希望我能穿上它
继续迈着坚强的步伐
在繁华而陌生的成都
挖掘一个个野生的文字
灿烂我一路的坎坷
丈量我生命的维度

夏日印象

盛一盆满满的心事
掬一捧清清的虔诚
在热浪翻滚的思绪中
给母亲洗澡

母亲 90 岁了

犹如一尊瓷质观音
我把她小心地扶到凳子上
生怕碰碎了
时光的陈酿

这还是我的母亲吗
满脸皱纹密不透风
全身肌肤一片荒凉
只有两朵凋谢的玫瑰
还挂在枯萎的枝头

曾几何时
母亲也是一片丰美的草场
父亲在这里放牧
一直放了 41 年
我们 7 个兄弟姐妹
一个个都是他们的小绵羊

我是第一次给母亲洗澡
母亲有点害羞
总是放不开手脚
我说这没什么
我是你的儿子
这个是我的奶瓶
那里是我的老家
母亲嘿嘿一笑
就像窗外的一缕夕阳

我是第一次给母亲洗澡
一股股难言的酸楚
弥漫着我的悲凉
虽然洗去了夏日的汗滴
给母亲一身清爽
但是无论如何
也洗不掉岁月的沧桑
还有那浓浓的惆怅

弥留之际

乙巳年的“五一”节
人们从汗水里爬出来
一边沐浴春风
一边放飞心情

可是我那 94 岁的母亲
已经瘫痪两年的母亲
早就神志不清的母亲
却被禁锢在省人民医院
昏迷不醒
因为“勤奋”的病毒
并没有放假
它们在母亲孱弱的身躯
加班加点

十天的抢救和治疗
最终成了一场竹篮打水
我们只好送母亲回家
担心被城里的高烟囱
强制收留
违背母亲的意愿

省城的救护车
足不出户
高贵得就像皇帝的女儿
我们只好请来家乡的 120
接母亲回乡下

母亲睡在自己的专车里
依然不省人事
即使是 120 的特殊嗓门
也没有丝毫反应
就像一支燃尽的蜡烛

我坐在母亲身边
并没有弥补夜夜的煎熬
也没有思索明天的句号
而是死死地盯着
那台鲜活的心电监护仪
害怕它突然黑屏
断了我生命的来路

两只蝴蝶

安葬母亲的头天下午
我们在阴阳先生的带领下
面对母亲遗像
正在泪水氤氲的锣鼓中
践行传统文化时
突然飞来两只蝴蝶
在灵房上翩翩起舞
久久不散

开初有点不解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
那一定是走了 34 年的父亲
带着曾经天折的妹妹
回到久别的院子
迎接母亲来了

心里顿时转悲为喜
原来
母亲并没有离开
而是甩掉痛苦的折磨
乔迁到另一个世界

鱼塘识雾

■ 郑传海

田泛着墨绿色的普洱茶,就是比碗口还粗的松树或其他树木。

就在我沉浸在天底下还有这样美好的生态场景之中的仙境般享受的时候,突然,好似浓烟一样的浓雾,闯入了我的眼帘。这时,车速也很快慢了下来。开车的师傅说,今年的雨季来得早,鱼塘的雾团也就来得早。遇到这样的大雾天,看着雾好像是在半空中不停地跑。其实,它们是在前拥后推,就地翻滚,很多时候,一天也散不了。

在鱼塘,雾团一旦出现,行驶在路上的车辆窗外的能见度,有时连一米远的距离都没有,汽车前面的两只防雾灯,根本穿透不了雾团。这个时候,司机只能打开车窗,把头伸在外面,睁大眼睛看着前方,以最慢的速度开车慢慢地向前移动。

在鱼塘住下来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还真是这样,雾团一旦形成,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散不了。有好几次,我们接到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和普洱市铁路建设协调办公室的通知,要前往参加会议,尽管提前两个小时就出发去了,可是,当我们赶到开会地点的时候,早已经散会了。

铁路建设工地,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尤其是土建工程刚刚动工不久,项目管理团队主要负责人想说走就走,根本就由不得你。后来,我们就改变了对策,头天下午吃了晚饭,或开完第二天的工作碰头会之后,就连夜开车往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县城或普洱市,免得耽误第二天的会议。实际上,不只是去普洱和墨江参加会议,项目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每天去不同的现场检查指导工作和处理问题,都因为把时间耽误在漫漫雾海所笼罩的路上而烦恼。

在铁路建设者眼里,鱼塘的雾就像连阴雨,连阴雨一下,干啥都不方便。大家打心眼里讨厌它。可在当地乡亲们的眼里就不一样了,那漫山遍野的普洱茶和烟叶等经济作物,

之所以能卖出好价钱,就是因为有了无任何杂质污染的漫漫浓雾生成的氤氲气息和她夹杂的各种营养元素,在它们需要的时候,时刻浸润着它、滋养着它、笼罩着它……在需要她出现的时候,它总会及时地守候在普洱茶、红米和烟叶等经济作物的身边,不肯离去。鱼塘的哈尼族乡亲们对雾团也是寄托着深情,雾团一来,又会是一个好年景!这雾团就像企业人才一样,优点缺点并存,我们不能只看他的缺点,而要多看看他的优点,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企业应该像阳光普照,引导他“扬长避短”,驱散其心中的雾霭不断进步!

因为工作关系,在鱼塘住了一年,我被调回到总部上班。可是,鱼塘的雾团在我心里扎下的根,怎么也难以忘却。有机会,我还想去那里,跟着当地的乡亲们一起去亲近鱼塘的雾团,拥抱鱼塘的雾团,分享雾团给鱼塘乡亲们带来的那份丰收的喜悦。

晨光里的甜暖人间

■ 乔庆芳

咐:“妮,明年早点来。这葡萄结得可多了,吃都吃不完,成串成串的,一部分让鸟啄了,一部分送人了。自家种的,哪能都自己吃了?明年一定记着来,大娘给你留着。”

接着,她又执意邀我去家里坐坐:“我这老屋,可不像你们住的单元房,来瞧瞧我这屋子咋样?这间是我和老伴的卧室,这间是……”,老人热情地领着我参观,家里电器一应俱全,透着十足的现代化,且收拾得一尘不染,温馨又舒适。接着,我们又来到厨房,锅里正熬着热气腾腾的玉米糝,还有自家面粉做的馍馍,香甜味儿直往鼻子里钻。我心里暗自惊叹,如今老乡们的日子是真切切切过出了滋味。

听着大娘的介绍,望着眼前的摆设,我切实感受到了这日子里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大

娘要留我喝新熬的玉米糝,我婉言谢绝了,说还得赶去上班,以后有机会再来。她站在门口挥着手:“妮,记着来啊!”

那会儿,我的心情莫名轻快,笑意写在脸上,脚步也格外轻盈。心里装着满满的温暖、感动与美好,继续往前走着。大约走了五六里路,风温柔地拂过耳畔,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哗啦啦往下淌,路两旁的玉米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说:“你看,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一路上,老乡们都友好地跟我打招呼,我也停下脚步,和他们聊起今年的天气、地里的庄稼、一年的收入,问起家里有几个孩子,都在做什么工作,还打趣地问大家觉得幸福不,心里是敞亮,美不美?

“美!”大家几乎异口同声,“路修宽了,活